中国当代
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
精品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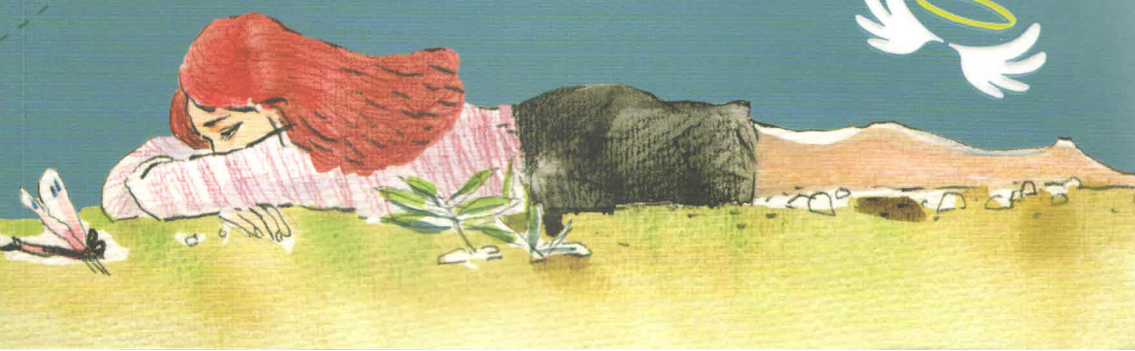
少军 主编

# 针尖上的天使

李东华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假如有一天，我希望也是一个被雨淋湿的日子。
夏日。傍晚。忧郁而静谧的风，从合欢树的羽齿状叶子间掠过，
一粒雨珠从它的绯红的花朵上落到我的眼睫。
在似有若无的一瞥间，在经意不经意的回首间，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子擦肩而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针尖上的天使／李东华著.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

（中国当代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精品书系／少军主编）

ISBN 978-7-5328-7720-1

Ⅰ.①针　Ⅱ.①李　Ⅲ.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Ⅳ.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0805号

## 关 于 作 者

**李东华**，1971年生，山东高密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研班（中青年理论评论家班）学员。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儿童诗、儿童小说创作和儿童文学研究。出版有长篇小说《薇拉的天空》《远方的矢车菊》《桃花鱼》、长篇童话《猪笨笨的幸福时光》、评论集《思无邪——当代儿童文学扫描》等15部作品。曾多次荣获冰心儿童文学奖，2006年获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2010年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 目录


蓝调的初夏……1

针尖上的天使……28

我归何处……55

寻找……121

弯曲的红风衣……133

# 蓝调的初夏

一

“你演屈原。”

他说。声音轻得让她不能肯定他是在对她说话。通过他的眼神也不能判定，因为他始终盯着窗外天边轻淡的云朵。

“我？”

她问。她的下巴微微抬着，目光顺着腮颊流泻下来，一直溅到地板上。

“嗯。”

这次声音倒是提高了八度，而且回答得很利索，就像磁铁掉到了铁板上，“啪”就定在那里了，毫不犹豫。

她就笑，每一粒笑声都被她笑成了顿号：“屈原什么时候变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女的了哎。”

他不笑。

“你可以女扮男装。”他说。视线从遥远的云端收回来，转身回到自己座位上。

“我最好去做变性手术呢！”她气哼哼地说。同学们哄笑。

“随便。”他的脸是雨后大晴天，蓝湛湛的什么内容也没有。

## 二

这是他们自入学后说话最多的一次。平时都把对方当成空气，视而不见的。就算目光不经意间碰到一起，也会来个急转弯，擦边而过。

这样的淡漠，都是他俩的名字惹的祸。那还是入学第一天的事，班主任点名，他俩的学号恰巧挨在一起。

“初夏。”班主任一边喊，一边兀自念叨，“‘初’这个姓还真不多见呢。”

她应了一声：“到。”声音里没有任何异常，从幼儿园开始，她就习惯了人们因为她的姓而产生的惊异。何况名又单取一个“夏”字，怎么听都像季节。

“仲秋。”班主任继续点名。

这次同学们从窃窃私语变成了嘻嘻窃笑。就连她也愣了一下，

以为老师在开玩笑。

可是一个低沉磁性的男生的声音马上应了一声“到”。教室里所有的目光都在寻找声音的发源地。就连班主任也忍不住笑了：“站起来让同学们看看。”

于是一个高个儿、瘦瘦的男生就冒出来，云淡风轻地站在那里，接受同学们的围观。她也扭头去看了一眼，是不看之看，什么印象也没留下。

“初夏、仲秋，哈！挺对仗。”班主任呵呵笑着，抬手示意他坐下。

“挺对仗”三个字很快成为他们班的口头禅，类似于暗语、切口的那一种，只要他们高一（五）班的人一听到这三个字，就会猛然爆发一阵大笑，局外人听后懵懵然，不知道他们在傻笑什么。

初夏没有看出仲秋的表情有什么变化，即便别人当他面提到这三个字。但他确实是从来不和她说话的，初夏拿不准他避着她，究竟是因为怕别人捉弄，还是他天性如此，因为他是这样一个惜字如金的人，要他讲一句话，简直比从守财奴手里讨到一个银元还难。

## 三

初夏她们学校是市里的重点中学，素质教育示范校。每年总要搞几次大型的文体活动，比如“红五月”歌咏比赛。而六月、七月的主题活动是“文学节”，在“文学”这个大题目下，每个班级都可以自由发挥，到了“文学节”那天，给全校同学展示出来，那时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每一年都会有令人绝倒的创意。不过举行的年头多了，好点子、好想法都被前辈用过了，留给后来者可供发挥的空间就越来越窄，往往是全班同学绞尽脑汁，辛辛苦苦劳作了很多天，最后发现真是太阳底下无新事——还是和别的班撞车了。

班主任把策划、导演、制片的大权一揽子就下放给了仲秋。仲秋回家熬了两个通宵，草拟了一个名叫“文学大观园”的草案，在班上一念，一次性鼓掌通过。仲秋念草案那天，他们班恨不得把门

窗全堵死，生怕被其他的班听了去，把他们的创意剽窃走。

“文学大观园”里需要一个屈原，这个屈原除了不用去投江外，须得熟悉那个屈原的一切作品，熟悉到就仿佛《离骚》《九章》《九歌》和《天问》是他写的一般。为了屈原一角，从班里的男生中海选了好多天，也不知道是不是仲秋太挑剔，后天文学节就要开幕了，他还在上下求索，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让他去汨罗江把屈原他老人家请来吧。”有的男生已经皱着鼻子这么说了。

“我看他是想亲自上阵。当导演不过瘾，还要客串一把演员。”

各种各样的流言让高一（五）班的空气都变得粘稠起来。仲秋脸上却还是像一块擦得干干净净的黑板，什么内容都没有，就像平时他听到“挺对仗”三个字的表情一模一样。他倒真沉得住气，初夏想。当初夏这么想的时候，仲秋走过来跟她说：你演屈原。

没有商量的余地。

你以为你是谁呢，希特勒吗？有一点恨恨的感觉，在初夏心上绕了一下。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初夏知道所有同学心里都这么想。初夏就是再进化一万年，就算是基因发生变异，也不会变成屈原啊。再说

初夏平时一到文艺活动就躲，连一个月前的大合唱比赛她都不上场，班主任都来做工作，说你就上去站一站，张张嘴就行，你都可以不用唱出声音。可初夏只是一个劲地摇头。最后，她的活儿就是给大家看着换下来的衣服，同学们嘻嘻哈哈地吵着嚷着的时候，她默默地把每个同学的衣服码好，免得乱了套，不好找。

就是这个初夏，一眨眼变成了屈原？仲秋如果不是有点石成金的绝技就是大脑塞进一坨牛粪，男生们都这么愤愤地想。

六月里就连黄昏也是透明的。操场上，篮球撞击篮板的声音、篮球“啪啪”落地的声音都渐渐消失了，连最贪玩的男生都一身汗一身泥地回家去了。初夏还坐在教室里。

初夏的座位靠着窗子，都快一年了。为了保持视力的平衡，坐在靠墙位子的同学每隔三个月跟中间的同学调换一次。但初夏从来不换。她选的那个位子，永远是右脸朝向同学，左脸朝向窗外。

他为什么会选中我？难道他……初夏心里乱糟糟地理不清头绪。

仲秋学习很棒，却是班里

的逍遥派，一介平民，连个小组长也不是。曾被民选为班长，却三次向班主任请辞。班主任叹道，别人都偷偷拉票，你倒好，黄袍加身了你还能脱下来不要！怎么回事呀？你想当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吗？班主任说的“五斗米”指的是班干部在高考中或可加分，再加上仲秋平日成绩很好，所以到时候很可能根本不用参加高考，直接保送了事。

仲秋不领这个情，他说班里有什么事让他做，他一定尽力而为，班长和保送都免了吧。如果一个运动员都不敢到场上去比试比试，仅仅凭平日的成绩就被送上领奖台，那能行吗？所以高考他一定要参加，凭成绩决定自己的命运。班主任对仲秋的奇谈怪论就只有摇头叹气的份。

不过，仲秋倒是说到做到，他虽然不是班长，但是当班主任让他负责“文学节”这件事时，他一口答应了。方案通过后，他又把各项工作细化，分给各具特长的同学去负责，大家各司其职，哪个环节没做好，就向负责这个项目的同学问责，而他就像乐队的指挥一样，负责整个活动的总调度。班里几乎每个同学都派上了用场。

## 五

初夏努力回忆自己平日里究竟哪个环节出了“纰漏”，让仲秋觉得自己能演屈原。想来想去想不起。只有上星期吧，看着一个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个男生都在海选中狼狈地败下阵来。其实仲秋出的考题很简单——至少在初夏看起来很简单——把《离骚》全文背诵下来。初夏看他们一个个背《离骚》背得满头大汗，结果还是磕磕巴巴，心里就想：真衰，假如换成我……

那天下午放学后，初夏按时来到自家的小卖铺里，替换父亲回家做晚饭。父亲下岗后，就在亲戚间借了点钱，开了个巴掌大的小卖铺，卖点烟酒糖醋茶什么的。初夏的妈妈在一家公司当保洁工，每天都要八九点才能下班，所以晚饭都是父亲做，初夏一边帮他看铺子，一边写作业。

正是小孩放学、大人下班的点儿，相对来说是一天生意比较好的时候，小孩子会进来买根棒棒糖、烤肠什么的，大人们会顺便带瓶子酱油或者老陈醋回家去做饭。那天，初夏一待父亲走远，就把小铺的玻璃门关上了，上挂一纸板，纸板上有她认认真真地写的几个字：今日停业。

初夏对着货架子上的方便面、二锅头酒和中南海香烟，就如同对着仲秋，她开始背诵《离骚》，背着背着，她开始打着手势，声音越来越高亢，就彷佛屈原真的再世。

流利地背完了一遍，初夏没有办法从这种情绪中恢复过来，她取出手机，这是姨家表姐不用了送她的一款旧手机。她很想听听自己的声音，她对自己的声音一直很自卑，觉得又苍老又难听。真的呢，一个十六岁少女，怎么能有那么沙哑难听的声音呢？她总是这

样又难过又遗憾地想。

她找到手机的录音功能，手指有点颤抖，按下了录音键，清了清嗓子，好压下嗓子眼里一阵阵颤动："帝高阳之苗裔兮　　"她背了不到五句，就按捺不住，回放自己的声音。

一个陌生的清脆而柔美的女声在这个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的小店铺里回响。好半天初夏都没有回过神来，她不能相信这就是她的声音，一定是因为这款手机有修饰声音的功能，能把一切难听的、嘈杂的声音包装成柔美的温婉的声音。这个声音足可以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飞翔，就像成千上万只蝴蝶翩翩起舞，飞向台下观众的耳畔，让观众在刹那间忘记了身在何处，他们在这个美妙的声音里飞升、飞升……

初夏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这是她最喜欢的歌《隐形的翅膀》："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初夏不想要隐形的翅膀，初夏想要有一张隐形的面具，遮住她的脸，确切地说，遮住她的左脸……

这个时候有人来捶门，一边捶一边嚷："屋子里有人在，干嘛还要停业呀？"

初夏霍地转过身，登时脸飞红起来，好像秘密被人撞破了一般。她慌乱地打开玻璃门，来人要买包烟。手机忘记关了，《隐形的翅膀》还在空气中婉转地流淌。

"呵，谁唱的？比张韶涵唱得还好听。"买烟的人说。

初夏的脸更红了，她赶紧从柜台上抓过手机，想摁掉，一不小心，手机掉到了地上，电池都摔了出来，歌声戛然而止。

问题是，仲秋当时没在现场，他听不到的啊。

演，还是不演？这是个问题。

第二天，快放学的时候，仲秋走过来说："初夏，放学后你别走，跟大家一起排练。"

初夏想，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啊？她含糊地应了一声，没说留，也没说不留。

放学后，几乎所有同学都留了下来，初夏去洗手间。洗手间里静悄悄的，洗手池上面就是镜子，初夏不敢去看自己的脸，尤其是左脸。这个时候，有个门里传出一个熟悉的女声："是陈子淇吧？我刚才喊你来，你还不来，这时候又来了。"

洗手间里没有回音。

"嗨，你怎么不说话？掉坑里了？"

初夏左右看看，确认除自己外没有别人，对方误以为自己是陈子淇了。

初夏听出说话的声音正是她们班的文艺委员程小纤。

程小纤是她们学校的公主。会弹钢琴，会跳芭蕾舞，美得就不

像这个地球上的人。

程小纤没有听到回应，又自顾自地说道：“你说仲秋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让初夏去扮演屈原，你说那是美化屈原还是丑化屈原啊？就她那半张脸，谁看了谁不想吐！估计这将是‘文学节’上最恶心的一个人物！”

初夏的头一晕，她眨眨眼睛，马上镇静了下来。她知道程小纤把她当成陈子淇了，平时当她的面，程小纤是不会讲这样的话的。程小纤是讲礼貌的，她不会无故冒犯别人。唯其如此，她说的才是真话，是的，在所有的人眼里，她是长得最恶心的一个。没错。

这都怨十年前的一盆热汤。

那个时候她才五岁，父母都忙，她又不是那种特别安静的女孩。有一次吃饭，趁着母亲去厨房拿碗，她想自己爬上椅子，她抓着饭桌，饭桌比较简陋，腿都有点摇晃，经不起用劲，饭桌被她抓得倾斜了，一盆热汤，刚出锅的热汤，就那么生生倒在她的左脸上。

在她的尖叫声中。过去的世界停止了运转，另一个世界在迎接她。她的右脸光滑，白皙，细腻。她的左脸凹凸不平，疤痕的形状像一根大大的羽毛。听说可以整容，但她家没有那么多钱。

她曾经听同学在背后偷偷说，看她的右脸，觉得她是天使，看她的左脸，觉得她是个魔鬼。她小时候是极活泼的，三岁就代表她们幼儿园参加市里的演出。人生因为一盆汤而彻底改变。

如果中国也像阿拉伯国家那样就好了，女性上街面部都要罩上

面巾，她愿意执行最严格的规定，只露出一双眼睛，其他部位都用头巾包起来。

初夏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教室的，她抓起课桌上的书包就往外冲。仲秋在后面喊她：“别走啊，试穿一下衣服，排练一下。”

她充耳不闻，以竞走的速度朝前走。

## 七

仲秋并没有跟上来。这让她放心，又让她有点失落。

“文学节”如期举行。这天早晨初夏到校特别早。她说不清自己的心理。仲秋没有找她，她放心了，似乎又有点不甘心，至少，她想知道最后是谁演屈原。

教室里一个人也没有——等等！只有一个！是仲秋。进教室的时候，她感觉他很深很深地看了她一眼。当然，也许这只是她的错觉。

仲秋还是那样面无表情地走过来，说：“试试衣服吧。一会儿要上场了。”

她说：“谁说我要参加了？我不试！”

仲秋说：“做人别这么别扭好不好？为什么你不能参加，给我个理由。”

“没有理由。”

“那么，让我告诉你，你的理由就是，你的左脸！”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